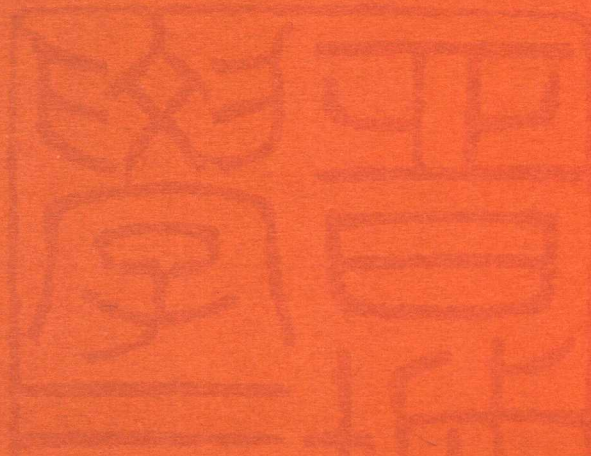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

(散文卷) 1985—2015

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小说卷(一)

●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小说卷(二)

●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诗歌卷

●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散文卷

●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纪实·评论

晋城文学

3



中日城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圖書集成

晋城文学 三十年作品选

(散文卷)

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 散文卷 / 晋城市文学艺术
工作者联合会编.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03-09310-7

I. ①晋… II. ①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晋城市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4523号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散文卷

编 者 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责任编辑 赵虹霞 张小芳
装帧设计 武爱听 魏江丽
篆 刻 杨 颀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 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晋城新浪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1
字 数 643千字
印 数 1—2000套
版 次 2015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310-7
定 价 98.00元 (全三卷)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编委会

主任委员 / 张志仁

副主任委员 / 樊烨 宋丽云 贾大一

主 编 / 聂尔

副主编 / 任慧文 马宇鹏

编 委 / 张志仁 樊 烨 宋丽云 贾大一

谢红俭 韩有珍 聂利民 任慧文 马宇鹏

朱红霞 石松峰 张亚为 刘晋苗 王旭静

王 敬 秦雪刚

序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在晋城市建市30周年之际出版了。

这里是五卷书：小说卷上下册，散文卷，诗歌卷，以及纪实和文学评论合一卷。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文学，晋城，30年。五卷书所收录作品均与这三个词相关。

这里有数十位作家。他们中有年老的，年轻的，更年轻的，还有已经逝去的（愿他们定格于消逝一刻的容颜属于文学！）。他们均在这块叫作“晋城”的土地上生息，他们为了文学而工作，他们中有的为此工作了30年以上，并仍在继续着；有的还跋涉在朝向目标的途中，他们因为文学而生机盎然，姿势优美。

30年，即1985-2015年。30年前，晋城成为地级市，成为拟议和希望之中的物质、人口和行政指令的更大聚集和交流地。30年后的今天，晋城成为繁华的城市，成为山西东南部的行政中心，以及30年历史烟云的凝结之地。如今巨量的物质在这里昼夜流淌，居住和漂游在这里的人口数倍地增加，街道、公园、广场、建筑物以及所有的一切，构成了30年前无从想象的城市新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将这座城市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老城区已

经退为了记忆并从记忆的深处观望着眼前的一切,并瞩望着它的未来,而新的建筑物仍在不断地涌现中,新的人流还在向这里进入,市场还在扩大,流水一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一刻不停地刷新着这个城市的生活内容及其文化内涵。这里的县域乡村与它们所围拢着的这座城市相互哺育,共同生长,不仅成为一个地理、生态和社会的共同体,而且在精神上的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快速行进着。

一方面是上述令人讶异的和超乎想象的发展的景观,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这一发展了的景观及其相应的内在的景观的记忆,铭写和沉思——这就是文学。文学与生活,生活与文学,构成了历史之一体两面。是贯穿于文学和生活之中的共通的理念与想象,以及此二者的交互,即想象的理念和观念的想象,共同创造了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历史,而且还将创造属于我们家园的美好未来。

这里的五卷书,与翻天覆地变化了的这片城市、乡村,互为表里,互为证明,互为映照,共同成为对于过去30年的写照和存载,它也将成为对于已有30年所映射出的更为久远未来的一个希望。

人类的书籍,不正是为了用来储存和刻画人类的希望吗?

合众人之力而成的这五卷书,会是我们自身家园的历史和希望的一个并存吗?

至少,我们的希望在此聚集,并已经绽开了花朵。

目录

CONTENTS

- 02 聂 尔
◆师专往事
- 12 崔 巍
◆我与一九九四年
- 29 卓 然
◆永远的土岭
- 37 田澍中
◆反思敦煌
- 48 段永贤
◆珏山赋
- 51 赵学梅
◆体味千年沧桑如白驹过隙
- 56 李世钧
◆青杏儿
- 61 程宏业
◆感受激情
- 67 孙喜玲
◆文字里失落了的生活

71 牛广兴
◆我的山村

77 成茂林
◆太行秋红

83 张 暄
◆在大学图书馆的楼顶上

87 韩有珍
◆父亲走了

94 辛贵强
◆站在历史的岔道口

102 秦新法
◆窗 外

108 周广学
◆瞬间的明亮与开阔

112 百 灵
◆古庙听书

116 程旭荣
◆秋 虫

- 119 邢秀琴
◆与爱情无关
- 124 刘劲松
◆故乡情韵
- 132 李振忠
◆四季与人生
- 136 郭继香
◆第六种幸福
- 141 赵丽梅
◆细密的幸福
- 145 邢发保
◆秋叶飘落
- 155 张旭梅
◆临水照花人
- 159 范 模
◆潇洒哥
- 164 莫 非
◆低手论棋

- 169 郭阳芳
◆午夜收音机
- 172 李艾芳
◆我们的工厂
- 178 卫刘芳
◆晋籍后妃外戚录
- 184 张范忠
◆寄自秦岭的板栗
- 187 任慧文
◆西行漫记
- 206 马宇鹏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聂尔,太行文学主编,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多写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著有散文集《隐居者的收藏》(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最后一班地铁》(花城出版社,2009年)、《路上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文学评论类文字散见于《读书》、《文景》、《南方文坛》、《名作欣赏》、《博览群书》、《山西文学》、《黄河》、《粤海风》等处。曾获首届全国电影评论征文一等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散文名家奖,山西省文艺评论一等奖等。现居山西晋城。

师专往事

◆ 聂 尔

1980年，我参加完高考后，接到晋东南师专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经过短暂的犹豫，10月的一天，我和我的行李乘一辆帆布篷212吉普车去师专报到。是否由父亲亲自把我送去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吉普车是我父亲单位的，是他派车去送我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前我母亲还答应过我，如果我同意去上师专，她会每个月发给我20元零花钱。因为师专是一所食宿费用全免的学校，20元零花钱就会成为真正的零花钱。这一点很重要。我考前是晋城发电厂徒工，我的工资就是20元。我等于是带着一份完整的工资去上学。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兴高采烈。实际上我是带着几分忧郁几分愤懑几分无奈的心情做出去师专的决定的。我的高考成绩是本地区第一名，我本可以去北京大学，去全国任何一所在山西省招生的名校就读，但我却只能上师专，这是因为我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而且，师专能录取我，还是因为我父亲跟那里的老校长给我走了后门，否则师专我也不一定能上。但父亲一直瞒着我，没有让我知道我是通过“后门”走进师专的。我父亲这样做可能是考虑到我的自尊心。我那一年19岁，血气方刚，我是本地区的

文科状元,我的自尊心是应该被给予保护的。连我父亲那样唯我独尊的老干部都考虑到这一点,可以想见高考分数的分量之重。

晋东南师专是一所建于1958“大跃进”之年,60年代初期即被撤消,1977年恢复重建,1979年才正式挂起“师专”这样一块招牌的学校。我去了即发现我们的宿舍和教室全是中学式的平房,教学楼尚在修建之中。一个不成形状且极小的校园里,到处是灰尘和瓦砾。我们80中文班的全体男生,30多人,一齐住进了一间充当临时宿舍的大教室里。我冷眼旁观那些乱哄哄的人们,想到今后三年将与他们为伍,心中涌起一股高傲和失望相混杂的情绪。后来我知道,我看人时,人也在看我。一位同学与我熟识后告诉我,他看见我走路的姿势,以为我是一名校工,可能是来帮助他们打扫卫生的,直到当天晚上他看见我在自己打扫过的那个铺位上睡下了,才明白他们班上居然有我这样一个学生。

虽然我知道入学后会有一次类似资格审查的考试,但我却只带了一套《福尔摩斯探案集》去的学校,我把考前复习用书全部丢弃了。我看到同学们紧张地复习那些在高考复习班上已经复习到令人讨厌的功课,感到十分好笑。于是,我在资格审查考试中只得了一个全班十几名的平常成绩,这招来有的同学的质疑,他们暗中相问,他不是考上北大的吗?我无法掩饰也不曾想过要掩饰的高傲已经惹起部分同学的反感,但我毫不在乎。我当时已经在心里暗自做出决定,我将永不再追求任何分数,让那个荒诞的一钱不值的数字见鬼去吧!

几天之后,一个77中文班的老生去我们宿舍找我,他让我代表新生写一篇作文,由学生会刊登到饭场前面的那块黑板板上。题目和内容由我自拟。我写的是我多么向往今后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的作文引起老生们,特别是老生中的老三届学生们的公愤,他们把吃剩下的窝窝头和稀饭抛向我的作文。师专的大部分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毕业之后能够不当教师。这个理想的名称叫做“改行”。三年的专业学习就为了离开所学的那个专业。最后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并因而自鸣得意。这真叫人匪夷所思。

我虽然觉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说法有些夸张,有几分俗气,但我确实认为教师是一个值得从事的职业。教师以直接地改变人为目的,他使无知的人变为有知,使懵懂者树立起理想,使人生的空虚变为存在的觉醒。就连我心目中的另一理想职业作家也无法与教师相媲美,因为作家的工作

方式是孤独的,不像教师有着直接的日常的戏剧式的挑战性。此二者之外,再没有我真正想贡献一生的工作。但显然老生们认为我是在说漂亮话,是一个虚伪的还没有挨过教训的新来乍到者。所以他们愤怒地表示了对我和我的作文的鄙视。今天看来,在人文价值全面觉醒,我们民族的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80年代初,人们没有对教师这个职业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这是至今令我感到不解的。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误差,并且认为这个历史的误差应该为今天的某些社会后果负有一定的责任。当然,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教师,要让教师成为好的职业不能单靠这个社会现有的教师和未来的教师们,它是一个社会的总的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师专的学生们不愿从事中学教师这个行当,但他们对正在给他们授课的大学教师却怀有崇敬之情。我很快就从老生们的嘴里熟悉了一连串的名字:宋谋场,大名鼎鼎的右派,红学家,一个不拘小节的传奇人物;储仲君,风度翩翩的才子,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兼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刚刚翻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李蹊,“文化大革命”前北师大中文系高才生,学富五车并异常严厉……这就是中文系的教授们。中文系是师专最具实力的大系。而首先令我震撼的第一堂课是开学典礼大会上中文系主任刘发昆代表全校教师给我们这些新生致的欢迎辞。他在那个欢迎辞里讲了书籍的历史和现状,描绘出一幅未来学习生活的宏伟前景,为我闻所未闻。我突然意识到,大学有大学的学习方式,大学教师完全不同于中学教师。我仿佛看见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吱呀”一声向我打开。

开始上课了。李蹊老师讲写作课。他说,写作课本来应该由鲁迅先生来讲,因为鲁迅先生是最伟大的作家,深知写作的奥秘,但鲁迅先生死了,只好由他来勉为代替。这个开场白令我对这门课和这位老师充满了期待。我后来知道,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中文系,写作课都被认为是一门次要的课,是一门无人愿代的课程,因为写作不是学问,没有多少可讲的。我不记得李老师当时是否讲过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样的话,但这话肯定有老师讲过。写作课之不受重视,我认为是中文系的自我意识(假如它有的话)中的一大误区。虽然鲁迅先生死了,但活着的作家大有人在,如果写作课能由类似于西方一些大学的“驻校作家”来担任,它将成为一门重要的具有它本身的终极理想的课程。写作课也许的确不是一门学问,它是一门经验主义的课程,是对于已有写作经验的总结,我认为它尤其应成为对于当代的写作经验的探索。但可惜无论在80年代还是现在,它都不是这样一门课

程,它只是一门程式化的无足轻重的课。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但无论如何,李老师的写作课让我开眼了。可是有老生告诉我中文系听课三部曲,第一部是听李蹊的课,第二部是宋谋场先生,第三部才是重头戏储仲君先生的课。到这三部曲听完,才算是深入中文系之堂奥了。师专中文系的实力所在是中国古典文学。当时师专有一说法,说把宋谋场和储仲君二先生放到全国任一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的行列中,都毫不逊色。很快就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81年全国师专古典文学课程研讨会由晋东南师专主办,会议地点就在师专所在的山西省长治市,到会的有一大批有头有脸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均有名教授到会。储仲君和宋谋场二先生的学术水平得到外来和尚们的公认,从而也更加得到师专师生们的崇拜。会后,储仲君先生关于唐代诗人研究的一部书稿得由中华书局确定出版。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北大某教授说,储先生放到北大也照样是教授!而宋谋场先生甚至都无须任何人的认可。他早在50年代即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并因此被打成右派,他是与王蒙等四人一起作为右派在《人民日报》上亮相的。因此他被认为是大右派。他被打到农村当公社社员十几年,他能一边看磨面机一边读《红楼梦》。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郭沫若、茅盾等一大批名流有过关于《红楼梦》的书信往来。到宋谋场先生家中参观那些书信,成为很多老生和年轻教师津津乐道的谈资。

我有幸在师专第二年就亲聆到二位先生的授课。储先生讲唐代文学在先,宋先生讲宋代文学在后。本来在师专这样的小学校,唐宋文学只是一个教学时段,只需一位教师代课,安排由两位先生分开来代,其用意我猜有二:一是任何一届学生都应得到两位名师的亲授,否则这一届学生在师专中文系的所得就有重大缺憾了;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尽在唐宋之前,元明清文学的讲授无须名师,可由青年教师来担任。储老师讲唐代诗歌果然精彩至极。我至今不忘他在第一堂课上讲王绩《野望》一诗时的大致情形。储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课或与人交谈时给人的感觉似乎只微微瞥视对方一眼,随即就把眼睛里的光芒收回到了眼镜片的后面。他给人一种高傲和难以接近的感觉。但实际上任何老师都愿意与他的学生交流,这是他们获取当代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可以借此多少摆脱一些精神上的孤寂。储老师就曾在课堂上用他特有的略含讥讽的语调抱怨我们班的学生没有在他特意安排的时间里去向他提出问题。他说只有班长一个人可能怕他寂寞,陪他去略微坐了一小会,但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那个班长就是我。

当时储老师把周几的一个晚自习时间安排为可以向他提问的时间,他坐在和我们的教室同在一条走廊里的中文系办公室等我们。我本来应该就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向他请教,但我当时的兴趣早已转向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我跟他谈了一会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了一个关于托尔斯泰的问题。他说他本来是想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但他觉得《群魔》难以出版,所以翻译了《舅舅的梦》。实际上在储老师说过这话不久以后,中国就有了《群魔》的译本。储老师对于中国思想解放的进程看来是估计不足了,他错过了抢先翻译陀氏重要长篇的机会,只翻译出版了陀氏的一部次要的小书。关于托尔斯泰,我问储老师我为什么读不进去《战争与和平》,他说,等一等吧,年龄会解决这个问题。事实是,不到一年以后,《战争与和平》成为对我产生重大启示,连续几年不停地被翻阅,令我深深陶醉的一套书。而我当时虽然也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实际上却是没有读懂。

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完全就是自由生长的野草,我们的中小学时代只是一片空白而已。无论我们在今后做出怎样的努力,我们都将成为文化上的小矮人,因为我们先天不足。我们恰巧在最饥渴的年龄来到大学的校园里,我们也只是短暂地成为疯长一阵的野草。这至少是我个人的真实情况。我在认识到我来师专以前读过的一些书毫无价值以后,只略微翻阅了几本茅盾、老舍和巴金的书,就迅速转向19世纪的欧洲文学,然后又顺理成章地过渡到20世纪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我完全脱离了师专中文系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流的学习轨道,任凭自己走向一个不知所终的边缘地带。

我在师专的第二年,才刚刚有了一个由两排平房连接成的小型图书馆,我读完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外国现代文学的书籍。实际上,那里的所有的外国现代文学书籍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几十本,而且都是当时新出版的或者重版的书。我当时以为,要相对完整地读到卡夫卡、弗洛伊德、尼采、普鲁斯特以及萨特等人的著作,只能成为此生的一个梦想。自由地阅读,这是一个有着隐秘的快乐,带着强烈的叛逆性,因为不可能实现因而更加令人憧憬的理想。我曾在《青春与母校的献礼》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终生热爱的一些作家就是首先在这个简陋的图书馆里结识的。比如,托尔斯泰、尼采、卡夫卡、普鲁斯特、加缪、萨特、乔伊斯、弗洛伊德,等等。我在那里读了他们少量的作品,有的甚至就是一些片断,这些作品闪电般地将我击中之后,却使我终